

不体面的美国人

萊德勒、伯迪克著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不体面的美国人

萊德勒、伯迪克著

黃邦杰、陳少衡譯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0年•北京

William J. Lederer and Eugene Burdick
THE UGLY AMERICAN
W. W. Norton and Co. Inc., New York, 1958
据美国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58年版译出

• 内部读物 •

不体面的美国人

〔美〕莱德勒、伯迪克著

黄邦杰、陈少衡译

*

出版者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干面胡同2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印刷者 财政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者 世界知识出版社

定 价 每 本 八 角 五 分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7\frac{1}{8}$ • 插页2 • 字数168,000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03 • 515

出版者說明

本書是美國出版的一本反動小說，由一些速寫組成。書中以東南亞國家為背景，並以一個假想的國家“薩爾克汗”為中心，描寫了美國駐外人員中一些所謂外表上“體面”而實際上“不好”的典型和所謂外表上“不體面”而實際上“好”的典型。作者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在國際形勢越來越不利於帝國主義的情況下，為美帝國主義如何擺脫在東南亞處處碰壁的局面獻策。作者認為美國對東南亞國家的外交政策所以遭到失敗，是由於美國外交人員的愚蠢和無能，因此只要換一批“訓練有素、勤勤懇懇和忠心耿耿的專業人員”到東南亞國家，就能改變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尷尬處境。為美國壟斷組織服務的作者，當然看不到美國的失敗在於它的對外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

書中流露了美帝國主義對東南亞國家的侵略野心和對共產主義的刻骨仇恨。作者不僅以美國人的“優越感”對東南亞國家人民進行了歪曲的描述，也以強烈的階級仇恨對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以及中國和蘇聯進行了惡毒的誹謗和誣蔑。雖然如此，書中也暴露了所謂“不好”的美國人的不學無術、愚蠢無能和腐化墮落以及所謂“好”的美國人的反共活動、特務活動和侵略活動。因此，本書從小說的角度看雖然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卻引起了美國統治階級的不安。美國“星期六晚郵報”曾將本書摘要連載，美國環球國際影片公司也決定把本書的故事拍成影片，搬上

銀幕。美国参議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賴特为了遮盖，亲自出面抨击本書所揭露的事实“显然是錯誤的而且是令人誤解的”；美国国际合作总署则派专人到东南亚进行調查，在长达三十頁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認書中的主要人物都确有其人。美国国会也曾派一个由三名以上民主党議員和大批助手組成的“亚洲調查团”到东南亚各地进行調查。由此可見本書在美国統治集团中所引起的惊慌。

本書的作者之一萊德勒，是美国海軍艦长，曾任指揮美国太平洋武装部队的斯坦普海軍上将的專門顧問；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間，他曾多次訪問东南亚国家。另一个作者伯迪克，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理論教授，此外还担任由“福特基金会”供給經費的“共和基金会”的顧問；在美国統治階級眼中，他是一个“亚洲問題专家”。

本書根据原書全部譯出，并补入了“星期六晚郵报”上曾刊載而后来在单行本中被作者刪去的个别段落。

作 者 的 話

這本書是當作小說來寫的，但是有事實根據。我們所寫的事情大體上都發生過。這些事情不僅僅在亞洲這個故事所由來的地方，而且在全世界——在五十幾個駐着二百萬美國人的國家里都發生過。

在本書卷末，我們附了一個結尾敘實，希望讀者看了以後，能夠相信我們所寫的絕不是什麼惡夢，而是根據事實編成的小說；書上的人名、地名以及各桩大事完全出於虛構；我們的目的不是要叫什麼人感到為難，而是想發人深思並希望起推動作用。

比爾·萊德勒

尤金·伯迪克

1958年於夏威夷歐胡島珍珠城

目 录

1	第一号幸运儿路易斯	1
2	第二号幸运儿魯易斯	18
3	九个朋友	25
4	人人喜欢乔·宾恩	45
5	密件	52
6	海外就业良机	54
7	新录取的姑娘	59
8	大使和活跃的新聞界	62
9	每个人都长着耳朵	66
10	爵士乐大师	79
11	战争的烙印	83
12	战争的教训	98
13	要是当了总统，你打算干些什么？	108
14	如何收买美国的下級人員	117
15	来自薩凡那的身高六呎的魔法师	133
16	美国海軍上校博宁	147
17	不体面的美国人	159
18	不体面的美国人和不体面的薩尔克汗人	166
19	昌东村的駝背	180
20	参議員先生	186
21	小事情的总和	205
22	結尾叙实	211

第一号幸运儿路易斯

美国驻萨尔克汗大使路易斯·西尔斯先生大发雷霆。虽然空气调节器使他的办公室保持凉快，他依然觉得又热又难受。他把海都路最广的“萨尔克汗东星报”编者专栏一页抚平，仔细端详着那幅漫画。

“我不管那个首相和他的那些小顾问怎么说，”西尔斯大使自言自语地嘟囔着，“那份该死的‘东星报’是共产党的报纸，漫画画得太象我，这绝不是偶然的。”

他在盛怒之下，猛然扭过头去，不再看那张报纸，而朝着窗外望出去。大使馆的草坪修剪得非常讲究，象一片绿色的波浪似地涌向海都的大街。草坪的每一边都是五色繽紛：紫色的和红色的茉莉花，颜色淡紫的木槿，寄生在榕树上多得数也数不清的雅致悦目的兰花，还有笔直的竹子。草坪尽头，一道铁栅栏把大使馆的园地和马路上熙攘喧嚣的声音隔断了。

象每天早晨那样，一长串妇女从乡下背着一捆捆的柴和一筐筐的菜——萝卜、洋葱和青豆，齐齐整整地铺在湿叶子上——向海都走来。偶尔会有一个妇女头上顶着一篮鱼走过；小银鱼迎着早晨的阳光。男人总是骑着自行车从一行行边走边谈的妇女身旁驰过。

“这些小瘦猴，”西尔斯心里想，一时竟忘了为那幅漫画生气的事了。“女人什么活儿都干，男人倒会寻欢作乐。”

他所見到的机动車輛，就只有美国軍事顧問团送給薩尔克汗政府的卡車。这些卡車在路上飞驰，喇叭不停地响着，仿佛引擎发动以后，喇叭就沒有停过似的。車上装的是运往北方去的軍需品——一箱箱的手榴彈放得十分整齐，一捆捆有倒刺的鉄絲，一桶桶的汽油和煤油，还有长方形的大箱子装着拆开了的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

“这些东西都是美国造的，”西尔斯大使心里想，一陣怒气冲上心头，他禁不住又瞧了瞧那份“东星报”。那幅漫画画得很露骨。虽然，他除了几个常見的字以外是看不懂薩尔克汗文的，但是事情是最清楚不过了。漫画画的是一个又矮又胖的美国人，他满头大汗，张着嘴，象一头正在嗚叫的驢子，他牵着一个脖子上套着繩繩的痕創而温文尔雅的薩尔克汗人，向一个木牌子走去。木牌上写着几个薩尔克汗字，其中有几个字倒是大使所認識的：“可口可乐”。在那个牌子下面，有一个英文字：“幸运儿”。

西尔斯大使非常希望大使館里有个懂得薩尔克汗文的美国人。他不高兴拿那些漫画去向美国新聞处的土著翻譯請教。他怀疑这些該死的小瘦猴总是在說謊。但是这一次他們不能奉承他了，因为漫画上的这个胖人分明叫做“幸运儿”，所以他們这次騙不了他。

“幸运儿路易斯”就是西尔斯大使在美国政界里鬼混时的綽号。十八年来，他一直是一个又得人心、又有成就的参議員。不过人們都說，每次选举他都是因为运气好而侥幸得胜的。作为一个民主党人，西尔斯头一次胜利时，德魯·皮尔逊就說过：西尔斯当选，是运气好，因为他是个民主党人，而那一年又正好碰到民主党得势。第二次竞选时，他那共和党的对手在选举前十天暴死了，这一次就連西尔斯也承認自己走运。第三次竞选，他的对手的妻子忽然被牽連到一个桃色事件里。然而第四次他失敗了，他失望地注意到，当时誰也沒認为他运气不佳。

事实上，这次失败并没有使西尔斯怎样发愁。他在政界里混了那么些年，心里明白，他那个政党总会照顾照顾他的。选举后的第三天，他把投票记录放在公事包里，带着到全国委员会去。

那些玩弄政治的策略家已经给他安排妥当了。

“幸运儿，你高兴做哪方面的工作？”他们问他。

“给派一个任期比较长的联邦法官职务吧，”他立刻答道。

“好哇，不过这两年内没有空缺。幸运儿，目前先当个大使怎么样？”

“什么——当大使？”西尔斯想象自己穿着晨礼服和条纹裤出入英国宫廷，或者主持巴黎那所漂亮的大使馆的情景。西尔斯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政客，心里有什么希望都不会露于形色。“喂，诸位老兄，一个大使的开销比收入要大得多。如果你们能找个慈善家来给我解决困难的话，那倒不妨；可是你们都了解我个人的情况呀。十八年来，我把我弄到的一切都交给党啦。”

策略家们默默地点了点头。这是他们常常听见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每一次都能打动他们的心。

“萨尔克汗有一个大使空缺，”策略家们说。“年薪一万七千五百美元，这次你总能剩点钱啦。应酬费是一万五千美元，买酒可以免税。还有一所专供大使住的房子也不用你交租钱。”

“萨尔克汗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是缅甸和泰国附近的一个小国。”

“喂，你们都知道我是没有什么偏见的，不过我和黑人就是处不来。”

“他们不是黑人。他们的皮肤是棕色的。不过，你要是不愿意干的话，我们可以派你一个法律帮办的职务，协助……”

“我干好啦。”

开头的时候，西尔斯大使挺喜欢这份差事。的确能够买到便宜

的酒，大使公館也比他从前住过的任何房子寬敞、布置得漂亮。西尔斯太太挺喜欢这所房子。但是他一到任，漫画就接二连三地出現，使他感到非常不痛快。在美国，人家笑話他长得太胖的时候，他从来也沒放在心上。事实上，他在扶輪社的聚会上講話时就是这样开头的：“諸位，我虽然是一个胖子，但是多蒙諸位仁兄在華盛頓給予照顧，我目前总算干得不坏，”这两句話每次都引起一場哄笑。但是現在当地人拿他的体型来开玩笑，西尔斯大使就有点儿生气，認為那是另一回事。

他还在瞧那幅漫画，这时大使館新聞处的職員瑪格丽特·約翰遜推門进来。她激动得臉都紅了，連早安也沒說就对大使說起来。

“大使，暴徒把奶粉商約翰·考尔温給打坏了，也不曉得他們昨天晚上什么时候把他的軀体弄到使館前的台阶上，”她急急地說。“我們請大夫看过了，他認為約翰·考尔温还能活，不过咱們还是准备給报纸发表一个声明吧。”

“哎，我的老天爷！”西尔斯大使暴怒如雷地說。“为什么这些事情总是一清早就发生？他們为什么打他？”

“不大清楚，”瑪格丽特說。“他們在他的身上用一根針別了一张条子，上面提到他欺負薩尔克汗姑娘的事情。”

西尔斯大使往椅背上一靠，大笑起来。

“嗨，我真該死，”他快快活活地說。“我还常常覺得考尔温这个家伙有点儿过于严肃呢。听我說，馬吉^①，那些沒有本事而靠使用武力来搞女人的家伙总是不声不响的。”

听大使說了这些話以后，瑪格丽特臉上流露出厌恶的神色，不过她的声音倒是很冷靜的。

“大使先生，这件事发展起来可能很严重，”她說。“你簡直想不

● 瑪格丽特的愛称。——譯者

到某一个政党可能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并且会拿它大事宜传的。”

“呃，得了吧，馬吉，”西尔斯大使說。“你什么时候听说过，一个桃色事件就能引起政党斗争？你那么爱发愁，那你就为这幅画发发愁吧。替我把那个负责交际司的什么南甘亲王叫来。等我們把报纸的事情解决了，我就上医院去瞧瞧考尔温那个傻瓜。”

約翰遜小姐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退出了办公室。

在那些模模糊糊和平平淡淡的梦境里，約翰·考尔温开始感觉身上綁着綑带。他慢慢地清醒过来。一个向阳的、恬靜的病房浮现出来了。脸盆架安安穩穩地放在角落里，他的床也出现在他的面前。最后，他意識到自己也是这个場面的一部分。他就躺在床上，渾身綁着紗布，虽然上过了一些麻药，但还是感到疼痛。

他想起他当时怎么进的医院，最后，又記起那些事情怎么发生，怎么成为事实的。他甚至还記得，事情发生了，他还不相信，还認為那个一度作为他的朋友、十年前救过他的性命、同他分担过許多风险的德昂不可能拿枪指着他的后背。1943年他用降落伞降落到薩尔克汗不久，就跟德昂認識了。就是他們認識的那一次，德昂把他救了。

考尔温当时是和另外两个美国人被空投到薩尔克汗来的。他們都經過仔細挑选，精通薩尔克汗文，大体上具有一般薩尔克汗人的身材，而且連脸也染成了当地的薩尔克汗人那种淡棕色。他們原来是战略服务处的特务，三个人都以为自己意志堅强、手段高明得会永远活下去。可是，两个星期后，活着的就只剩下考尔温一个人了——而他在日本偵察队的搜捕下也有四次死里逃生。他完全是因为和德昂有了交情才能活下来。

考尔温沿着森林的一条小径奔跑，他認為这次要逃出日本偵

察队的第四次包围是白费心机的，这时候，他来到一块林中空地，遇见德昂正在那儿给大水牛喝水。他们面面相觑地看了好一会儿，最后，考尔温决定信赖这个陌生人。

“我是在这里和日本人作斗争的美国情报人员，”考尔温急切地用萨尔克汗文说。“现在被日本侦察队包围了，如果我不马上找到一个藏身的地方，他们就会把我抓起来。你能帮我个忙吗？”

德昂从水牛背上往下看了考尔温一会，然后溜了下来，向考尔温走过去。

“我来帮助你吧。”德昂说，眼睛里兴奋地闪烁着光芒。

考尔温点了点头，德昂立刻拉着他的手，向一个宽阔的浅沟跑去。他在沟旁摘了三根空心芦管，跟着就把约翰推到水里去。

“用这几根芦管来呼吸，你的脑袋千万別晃动，等我从你嘴边把芦管抽走，你再露出水面来，”德昂说。

他把考尔温推进水里，在他的胸脯上放了一块大石头，把他压在那儿。沟有两呎深，水不少，没过考尔温的身体六吋多。有片刻光景，他非常恐慌。后来发现能够通过这几根芦管呼吸，才放心了。

五分钟后，三个日本侦察队的士兵来到了这块开垦地。考尔温隐隐约约能听见他们在说话，也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离开。他依然在那儿多呆了十分钟；于是，他觉得有人轻轻拉着芦管。他站了起来，泥水从他的脸上和身上滴溜下来。德昂笑嘻嘻地瞧着他。

在以后的八个月里，这两个汉子足迹所至，几乎遍及整个萨尔克汗。他们炸毁了日本十二辆军火列车，破坏了六座军事桥梁并在日本水上侦察队的船上安放定时炸弹。

这个阶段仿佛越来越使人感到死亡在咄咄逼人，考尔温也慢慢了解德昂，了解萨尔克汗人民了。有一次，他们俩为了逃避日本侦察队的搜捕，不得不躲在那片凄凉而景色优美的墓地上；萨尔克汗人世世代代都埋在这里，埋在那些精工雕刻的石碑下面。墓地的

周围耸立着挺拔的絲柏。他們在那些石碑間爬行了八个鐘头，常常和日本偵察队相隔一两排石碑。直到天色黯淡，日本偵察队才結束了搜捕。

又有一次，他們躲在一个薩尔克汗神庙里，这个神庙位于景色宜人的橙河岸上。这次碰上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日本警察队，而是反諜部队的一支分遣队；这支分遣队是从印度尼西亚乘飞机来的，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来抓考尔温。考尔温本来不想躲在庙里，因为这个庙是背河而筑的，这使他們失掉逃遁的机会。德昂并不爭辯，只是滿有把握地坚持說，这是他們最安全的地方。

庙里住着两个穿番紅色僧衣的和尚。他們养着一大群神猴，这些猴子在庙里的巨大而破損的石柱子中間穿来穿去。德昂和考尔温匆匆走进庙里的时候，这两个和尚正在做早祷。当德昂和考尔温爬到庙里的高处，躲在那些通常只有猴子才到的大石椽子中間时，两个和尚也沒有抬头看望。日本偵察队来了，他們还是沒有抬头看。这两个和尚依然合着掌、弯着腰，他們的新剃过的脑袋在太阳下閃閃发光。他們不停地念經，对那个日本尉官的严厉的問話置之不理。甚至当那个气得脸都扭歪了的尉官拿手枪对着其中一个和尚的脑門时，他們还是念个不停。等到尉官扳动枪机，脑浆和血淋漓的碎骨头一时飞落在庙的台阶上，另外一个和尚还在那儿念着經。面对着这样无比虔誠的人，那个日本尉官感到束手无策了。草草搜索一番以后，他便領着他的分遣队离开了这个庙。

日本人走了很久，考尔温和德昂还呆在石椽上，低声地說着話。德昂耐心地解釋着，死在薩尔克汗这个国家多么美、多么崇高；但是他又解釋他那天不願就此牺牲的原因。他本来是一个乡下孩子，想到城市里来住，追求一种刺激性較大的生活。

考尔温在薩尔克汗住了八个月以后，漸漸喜欢当地的土人了。他們长得矮小而瘦弱，皮肤呈現一种悅目的淡棕色；他們的一举一

动都非常庄重而有分寸。就連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也有他們的尊严和动人的地方，这使考尔温深受感动。他們慷慨大方，給他送食物、送情报并給他帮忙。他們为他冒着极大的危险，而所求的不过是希望他和他們一块儿談談哲理而已。考尔温晓得，“哲理”这个詞儿在薩尔克汗文里包括許多意思，它包括生和死、残酷和寬大；包括謙恭的态度，对孩子的教养，对烈酒的喜爱以及死后輪回轉世的可能性。

临近解放的时候，約翰把有关吐根^①的常識教給了德昂。他們从无线电接到了指示，要到一个荒无人迹的小海湾去等一只潜水艇。潜水艇按时到来，艇长告訴他們，美国海軍陆战队准备五天內在薩尔克汗登陸。他把一罐二十五磅重的吐根交給他們，讓他們在登陸的那天早晨，設法把这种药粉放进日本軍营的飯食中去。

約翰給德昂解释，吐根是医药中效力最大的一种呕吐剂。人們吞食了它以后，若不把它排除出体外，就要吐个不停。如果吞食得太多了，就可能因患瘧疾而死亡。

在日本軍营的薩尔克汗厨子的协助下，他們做得很成功。第二天，他們在軍营外的灌木丛里等着。上午七点三十分，日本人吃早飯了。八点，美国海軍陆战队登陸。八点十分，日本人跌跌碰碰地从軍营里跑出来。

一会儿工夫，莫名其妙的事发生了：一路上，尽是停止了奔跑、站在那儿呕吐的日本兵。吐根的效力随着他們的掙扎而發揮，他們开始跌跌碰碰，倒在地上。他們的胃里已經空无一物，却不住地作呕，身体猛烈地抽动着。一个鐘头以后，美国海軍陆战队的偵察兵逼近日本軍营的时候，发现路上和路边的草丛里处处是渾身血污、筋疲力尽的日本人，他們已經虛弱得連头也抬不起来了。

① 吐根是南美洲产的一种草根，可以用作医药上的呕吐剂。——譯者

这是德昂和考尔温最后合作的一桩事情。三个星期以后，考尔温坐飞机回到了美国。一年后，他辞掉了战略服务处的工作，在威斯康星州经营他家里原来的买卖：大量收购牛奶，把它烘干成奶粉，再进行包装。这是一个很赚钱的买卖，而考尔温又经营得很 有办法。

1952年，报纸报导了萨尔克汗国内发生风潮并有倒向共产主义趋势的消息。考尔温无法相信这个消息。他给他认识的一个国会议员写了几封长信，说明萨尔克汗的文化优美以及应该如何对待萨尔克汗人的问题。他收到几封很客气的回信，说是他的那些建议已经转到美国国务院去了。但是美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考尔温在绝望中，给华盛顿那位精明的老律师（他曾经介绍考尔温到战略服务处工作）写了一封信。他收到的回信又长又乱。其中有一段写得很干脆，一针见血：

“我听说目前有二百多万美国官方人员和他们的随从驻在海外。约翰，这本来应该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才对，可是人数多并不说明问题。在他们中间，懒汉实在太多了，这些人所以到国外去，那是因为在国外能有机会巧取豪夺，过一过他们有生以来从未过的富裕生活。我们不派一些优良的、老派的、看来并不体面的美国人到国外去，这太糟糕了。这样的人不妨长得瘦一点，但是聪明、谦虚，而且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吃苦。你考虑考虑吧。”①

当萨尔克汗和北边的共产主义国家发生边界纠纷的时候，考尔温渐渐沉不住气了。

他深信政府对萨尔克汗方面的问题处理得不当。同时，他也认为自己应该把责任肩负起来，于是，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套很巧妙的方法。

① 这两段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上有，在单行本中作者删去了。——译者

多雨的薩爾克汗山腹地帶野草叢生，要想把這些茂密的野草連根拔除，去種庄稼，那是不容易的。考爾溫讓人把這種草的樣本寄來，經過試驗，發現這種草宜於飼養那種腿短身靈、成長很快的德克薩斯牛。如果能教會薩爾克汗人食用牛奶和它的副產物，牲口在這個本來是无用的地方一定會繁殖起來。副產物在亞洲的市場上銷路也很廣。牛油可以煉成酥油賣給印度，牛皮可以制革，或者利用薩爾克汗的技術工人製造種種制成品，牛的內臟也可以制成土藥材，賣給非基督徒使用。

但是，首先要將牛奶介紹給薩爾克汗人。於是考爾溫親自做這件工作。他又到薩爾克汗去經營用奶粉做成的牛奶。等到一年後德克薩斯的乳牛來了，就可以轉售鮮奶。將來買賣興隆起來，他就準備把它頂給別人，然後再離開這個地方。

考爾溫知道這種事業是一種冒險，所以他一回到薩爾克汗，首先就去找德昂。但是德昂已經不見了。考爾溫只好單槍匹馬地在海郡城外建立起第一個牛奶批發站。儘管大使說過這個計劃行不通，但是考爾溫才經營了兩個星期買賣已經很成功了。事實上，美國大使路易·西爾斯談過幾次以後，就對這件事不聞不問了。

接著德昂突然出現，手里拿着槍，槍口頂着考爾溫。考爾溫躺在陽光充足、環境安靜的醫院病房里，回想起那冷冰冰的槍口碰到他的皮膚的感覺，而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這樣的事情又似乎是多麼的不真實。從森林來的和風吹進了露天的牛奶批發站，門外，一長列薩爾克汗女人耐心地等着買牛奶，正低聲說話。在考爾溫身旁，一座巨大的牛奶自動攪拌器就要把那罐一百磅裝的奶粉攪拌成奶水。但是在那種日常所見所聞的情景中居然出現這種不真實的事情：攪拌器旁邊的地上放着一包吐根，他的老伙計德昂拿着槍頂着他的肋骨。

德昂打破了沉寂。